



霓裳

1300年前唐皇宫内的爱情故事、300年前清代洪昇写就的传奇，以一句“今古情场，问谁个真心到底”开场，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舞台两侧是九音云锣、编钟，乐队身着古装，在台侧演奏。小小的舞台上，没有任何的道具，只有音乐、唱段和舞姿。魏春荣一出场，便艳惊四座，她身似芙蓉，声如莺燕，这位北昆当家花旦余音绕梁的嗓音与顾盼有情的美目，让观众忍不住由衷赞叹：好个贵妃再现！她把少女杨玉环演绎得是那样情深意切，感天动地，出神入化，勾魂摄魄。终于知道什么叫国色天香、倾国倾城，真正是“侍儿扶起娇无力，云鬓花颜金步摇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于是，看戏的人不再是戏不干我，你我分明，而是情不自禁地被拉到剧情里，心情就跟着杨玉环跌宕起伏。

那天刚好是张静娴演第三本的杨贵妃，魏春荣难得可以休息一下，在她休息的酒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。

当卸了妆、一身休闲打扮的魏春荣站在我面前时，老半天愣是没认出来，但是那双妩媚的大眼睛让我肯定这就是“杨贵妃”。

我开玩笑说：“前晚的杨贵妃真的是太美了，估计观众都在看贵妃，没人看皇上。”眼前的魏春荣根本不似舞台上的娇媚、嗲劲十足，更多的却是豪爽。“也不能这样说，因为我和张军演的是四本中的第一本，第一本戏剧性不浓。‘春睡’、‘定情’主要是表现杨贵妃很聪明地去维系自己的爱情，这个时候的她很单纯、善良；不关心政治、没有阴谋。”

我问：“这次的演出一共有四个杨贵妃四个唐明皇，你觉得观众会不会跳戏？”“我看了其他三本的演出，观众很有兴趣，因为可以看到不同演员不同的表演特色，得到更大的艺术享受。”

“这次的演出您和上昆的几位老师合作下来感觉怎么样？”魏春荣很谦虚地说：“我要感谢张静娴老师，她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。我在排戏的时候，她会坐在旁边看，拿笔记下来，说春荣啊，这里要一点点就好了，那里要一点点就好了。特别温和的老师，所以特别感谢她。而且，等演出结束，张老师要请我们几个杨贵妃吃饭。”“是吗？那请不请皇上？”她调皮大笑起来：“不请。”

昆剧全本《长生殿》已经确定参加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，届时，昆曲迷们又可以大饱眼福了。



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

2007年5月29日，昆剧全本《长生殿》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展开首轮演出。此次的演出历时10小时，分4天演完一轮，连演5轮共20场。29日晚上演的第一本《钗盒情定》，由北方昆曲剧院“第一闺门旦”、第21届梅花奖得主、青年昆曲演员魏春荣饰演杨贵妃。那晚，兰心大戏院座无虚席。

6月27日，魏春荣带着《长生殿》中的“小宴泣颜回”和《牡丹亭》中的“游园”，赴俄罗斯参加“中国年——北京周”的活动，让俄罗斯观众领略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。



回眸一笑百媚生

——记昆曲演员魏春荣

◆ 郭虹渊 丁盛

昆曲之魅

魏春荣，北方昆曲剧院优秀青年旦角演员，国家一级演员，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。1982年考入北方昆曲剧院，工闺门旦和花旦，曾跟随时林萍、李倩影学习《思凡》《学舌》等韩派代表剧目。200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，她以一出昆曲《活捉三郎》倾倒一百多个国家的文化官员，该组织执行主席惊叹魏春荣是她见到的最美的女艺术家。

我问她：“听说你10岁就开始学昆曲了，10岁的孩子就懂这么深奥的艺术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我10岁那年，父母在国外，奶奶带着我和妹妹。我小时候特别淘气、爱惹事。那时候家里人就想把我送进寄宿制学校，这样就省心很多。”

说到这，魏春荣忍不住大笑。她接着说：“这个时候姨妈看到北京戏曲学校昆曲班的招生简章，戏曲学校是寄宿制学校，可以减轻奶奶的负担。当时是想反正见见世面，就去考了。”“那么，这之前知道昆曲吗？”“不知道，但是我从小擅长唱歌，在少年宫的合唱团担任领唱。经过5次考试，当时报考的孩子有上千人，最后选50个。”

就这样，魏春荣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昆曲的世界。她在戏校一待就是六年，“那几年可真是辛苦，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上课，什么毯子功、身段课、唱腔课、化妆课，还有文化课等等。”她眨着眼睛说：“我现在想起那时候练习身体的基本功，眼泪还忍不住往下掉。压腿、下腰、撕胯，疼得都没法形容。”

我很好奇地问：“听说学戏的孩子都挨过打？你也挨过吧？”魏春荣调皮地说：“当然啊！翻跟头、踢腿，一个个过堂，老师就拿着棍子在边上站着。不过我还好，因为是学文戏，挨得比较少，学武戏的可能会挨打多一点。”

我不禁感慨：“这真是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”魏春荣很认真地说：“当然啊，没有这十年功，你压根站不了这十分钟。我们有句行话说，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老师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知道。”

“记不得自己第一次在舞台上的演出？”她兴奋地回答说：“我第一次上台是12岁，演的是《胖姑学舌》，当时中央电视台还录过这节目。”“从第一次演出到现在，心境改变很多吗？”她坦言道：“多少有点变化的。小时候上台是挺兴奋的，觉得老师的话很唠叨；长大了反而有点怵，有点紧张了，开始向老师请教了，感觉自己东西反而不够了。现在的话，在舞台上依然有兴奋度，在舞台上对自己对角色再创造的东西在里面。”

10岁学戏，16岁毕业成为北方昆曲剧院演员。一起从戏校毕业的同学，出于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，基本上后来都改行了。我问魏春荣为什么会坚持？她说：“还真邪门，我就是喜欢昆曲，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的，对昆曲的真正喜欢是毕业以后。还有就是我比较懒，比较知道自己，干别的不会有这样好的成绩。”

我追问到：“那有没有试过干别的？”她说：“我16岁毕业进北昆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是一直有危机感，因为这是边缘职业。走出校门后有很多的思潮都涌进来，对，那个时候说玩就玩，说去香山拔腿就走。也就干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事，但是玩了一段时间心就开始收了。后来，我还演过话剧《天上人间》，觉得挺好玩的。”

梅葆玖先生曾经说过“昆曲是最难的，昆曲就是困曲”。我问：“您觉得昆曲的魅力在什么地方？”魏春荣说：“昆曲是一种接近于完美的戏剧，无论是台词、唱腔、服装、扮相，都是唯美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艺术形式、这个舞台表现是非常完美的，完美到一定程度了，你再去改造它都有画蛇添足的感觉。”

台上的杨贵妃雍容、娇嗔，不知台下的魏春荣是否也是这般？她笑言：“我的性格特别像男孩子，大大咧咧的，生活中也没特别爱好，就是特别喜欢看动画片《机器猫》，演出的时候也带着动画碟片。我开了博客，但我对电脑特别的弱智，只会打字，而且是特别慢的那种，手指只会一个一个摁键盘上的字母。好不容易写了几十行字，没有保存，摁错一个键盘，结果全部消失。刚开始，老干这种事。”魏春荣笑的时候特别的美、特别的真诚。

魏春荣有个幸福的家庭，谈到自己的丈夫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：“我和我老公是戏校同学，他是学武生的，后来我俩都进了北昆。现在他已经下海，全力支持我在舞台上。”

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获得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，很多年轻人从此爱上了昆曲。魏春荣高兴地说：“我们经常去北大演出、开昆曲讲座，我有很多‘粉丝’都是从高中时候就开始看我们的演出，然后大学毕业，工作后也常常来北大看我们演出。”

魏春荣说，昆曲被列为世界遗产，大家都有了一种责任感，我们在干一件传承文化的工作，这很神圣。

